

書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五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出京詩壬戌考授御史歸省

壬戌秋雨後出都門

清秋細雨動新涼柳拂寒帷色漸黃恰在長安愁酷吏眼前多  
少怕逢霜

梁原舖中讀張見平題豫讓橋詩有感作此為唁見平巡

按遼陽城陷自縊

驛壁畱詩壯士逢黃昏淡月艸蕭蕭千秋空望遼陽鶴此地猶  
存豫讓橋

想像遺踪意氣豪悲歌慷慨愧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  
如馬革高

邯鄲道中

謾道長安覺未通，煩餘一枕破西風。說同說異總成睡，是鹿是蕉一轉空。不到下場無路返，肯來回首卽仙功。此行此老已登覺，何必華胥復競雄。

過黃梁祠遍覽題詩

若對利名原是幻，要扶世界便須靈。人人說夢何時了，却問來遊幾箇惺。

漫道三綱與五常，却來個個說黃梁。無端畱下先生夢，誤盡人間瞌睡郎。

過鄴下

蚤發漳河過鄴臺，盡傳銅雀付荒萊。奸曹朽骨斯須盡，疑塚空勞費後猜。

湯陰謁武穆祠寫懷三首若夫憑弔忠魂四壁淋漓無事  
余言

鄴下纔經罵老瞞，武穆祠前鐵檜寒。兩奸俱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

由來血膽被讒傾，豎子自推萬里城。只恐堦前鞭檜者，此身半是鐵溶成。

時事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閤。於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須作獄魂。

杞縣書懷時有鄒滕之傲

杞國初經問杞人，憂天何地不傷神。正當韜臥嬉含哺，豈意氛霾忽暗隣。猛士無心酬報國，秋風有客盡思尊。却懷哭像人何在，荒艸年年嘯野燐。

和陸君啓夢龍韻

旄頭正逼夜光寒任有虛名到手難  
禮樂空悲沙土沒金錢已逐陣雲殘  
爭傳陰火憐新骨那得嫖姚據舊鞍  
壯士於今須努力醉看寶劍血嘗丹

歸途秋興

驅車北上綠蒲時不見白雲千里垂  
看破人情爭敵手祇餘孤往自軒肩  
可憐處處江山血無奈悠悠燕雀嬉  
回首春明纔瞬息撩人秋色不勝思

濠上和馬瑤艸

若向遊魚問真樂魚一失水無生活  
若向水中討樂時悠悠千古逝如斯  
魚不能言水不知南華老人獨莽之  
猶如音從指上得指若無弦便離索  
猶如籟從林間發林不生飈亦滅沒  
迷時

諸趣皆成惡解後觀空自透達君謂樂從何處求非魚非水非莊  
周我為樂從大地流即魚即水逍遙遊

入京詩癸亥七月從水路至十月到京

登北固山望雲亭

潤州城北此亭幽把酒臨江萬木秋  
點就金焦渾潑墨劃開南北似浮漚  
但來勝地舒狂叫復弔前人起浪愁  
俯視中原平野闊明朝擊楫渡揚州

晚渡揚子

咫尺金山一葉橫中流忽得快風輕  
濛濛瓜步烟光晚為寫江南入帝京

癸亥重九後一日舟泊河口阻風抱悶忽漏五鼓夢得風  
順濟覺即大呼舟師前進果應紀異

江空木落五更時似有神人告語私大畧時危憂主渴偶於想  
極得風奇亂帆颯颯趨漕急疲驛蕭蕭應手遲寒色稍侵輕袂  
短舉頭子舍不勝思

河口逢羅心華掌科冊封回

清河南渚古淮濱白玉仙槎名使臣君正銜來天節重我將入  
獻野芹新樹疎星影低垂幌水闊烟痕細度津話久頓忘移燭  
短風波世路漫相噴

泃口

泃河秋色冷荷裳萬里平原衰艸黃風急鳴砧傳戍客月隨飛  
鴈落銀牀愁看羽檄妖氛地依舊清平帶礪鄉濁酒新亭餘客  
淚迢迢清夢故園長

舟中雜咏

故國離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留月色共坐得詞人對酒平沙  
曠移帆遠樹親閒牕無所事依斗望京頻義曰詞人指舅氏翁  
祖石  
每顧淮楊道纔來泃口涯流禽如有意落葉動相隨頽岸參差  
斷歸雲隱見垂久游經旅况愁殺蕩舟遲

嘗有意中景昔賢先得諸信情仍自吐覆簡見其初雙劍神光  
合一簾俗境疎惟畱灑灑趣濁酒螾螾餘  
落日城頭盡荒郊艸色陰風傳鍾細細烟冷寺深深見運知軍  
苦逢官欲淚泐江南民力竭憂國思難禁

京師詩

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

邊境有臬社有鼠國事紛麻何所底或爲借劍或請纓秀才分  
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闔闔追龍逢交章不同明主

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入大小宦豈嘯通衢青天  
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奄拳已自飽鷄肋天威不霽敢  
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  
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共託掌心雷我今送子  
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裘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畱斬佞臣頭  
送林心泓汝翥劾魏忠賢杖歸

舊游徐沛起家雄志在殲奴矯若鴻咄咄相傳奇破柱行行不  
信有乘驄驚魂欲斷張弧日餘澤長畱佩劔中努力歸途秋未  
老此身應許報穹窿

和李仲達騎馬吟

時奄恨外庭假  
旨復騎馬之制

忽驚孤鼠嘯長安一日飛驄滿百官莫謂風塵能拂面好將脣  
宇向人看相逢揖遜追唐遠共映襟裾作漢觀何似深深兒女

意一簾終隔市頭寬

長安道上恣行遊戎馬生郊抱隱憂祖逖有鞭揮朔漠燕臺無  
骨是驂驪歸來花下泥猶溼醉擁風前蹄未柔祇恐轡卸容易  
失縱逢造父亦難求  
如棋世事眼經新千騎風光亂曉塵當道有豺原許問青驄且  
避未應真聖恩不在垂帷小臣節還期褻革人多少安車處逸  
者優游事業漫評論

早朝示倪玉汝

每逢朝候聽鳴鷄嬾性猶宜竹枕低清夜無多催曉漏仙班已  
滿暑霜蹄侍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恒愁補過迷臚唱幾聲無別  
事御香可問袖能携

徐楚石

在中虞部病邸戲問之

街塵數日不經過好友高齋晝掩多應爲金錢愁國計可防靈  
藥漏仙娥官忙伏枕逢閒日几淨攤書獨寐歌門簿時添渾不  
管且看斜日映藤蘿

黃石齋書桃源記末致贈語作此以荅

濁世非一代繇來稱避秦采芝曾孤往嫚罵終不臣哲人自有  
見赤白總相隣若以巢許論陶唐亦委塵嗣宗偏嗜酒中散嘆  
不辰誰爲秋風客懷思千里尊欵枕相看世物物失其真網繳  
日以益林淵無羽鱗兕軼龜玉毀典守安所循有性難移榻有  
謀難徙薪願言問黃石赤松可與親

書桃花源有懷呈真長黃先生

黃道周

魯連不買山綺角不蹈海世間隱空闊何處乏神界肉  
羽生東方白日行天外唯有柱下身不得自蟠蛻執戟

呵董君斷鞞斥輿蓋道術豈不精寤夢固無昧虎兕橫  
道中猿鶴安足賴所以黃先生流覽發清嘅

邸中秋前一日月食

驟雨過庭除惠風來我袂初患雨成陰頃刻天無滯笑語几席  
間夜光已滿砌盈盈欲掇之冉冉巧如繪共訝薄蝕過今夕光  
還閉此光原不滅澄波益增麗高齋落梧影爽氣逼眉際感此  
問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至人至性原無逝

後出京詩

乙丑二月  
奉茶馬差

長安畱別

把手都門盡此卮眇然獨鶴出雲姿箇中多少閒驚喜不與眉  
端墨一絲

長安竹枝詞

趙家衙衙住東偏王府皇親第宅連何須趨口尋生意些小兒  
童學賭錢

戀土從來不擇枝搬來搬去只京師一張蘆席無他事東野猶  
嫌尚累隨

市頭兒子覓渾家數百文錢娶若花坐臥不離煖坑裏喬妝高  
髻向人誇

作婦繇來不費詞不煩井臼不煩炊火燒涼粥牀邊買到晚數  
錢酒一鴟

四民到此盡無分半作長斑半作軍鄰媪生兒齊下祝他年跟  
得一官貞

六月桐風處處涼沿街蘆席作連床不分老幼并男女尚有胡  
元習未忘

家家學唱山坡羊到處嗚嗚一樣腔不知夫婦情何淺開口聲  
揚別嫁郎

鬧鵝齊插舞新春老漢風前亦學顰最喜君王傳禁鼓耳邊不  
勝聒聲殷

玉河橋下水如綾江米巷前騎似鷹俠斜結束新妝好鞭入章  
臺第幾層

從來輦下五陵豪今日長安半欲逃百金便錄商人籍中夜惟  
聞子婦號

乙丑王正出都門偶念時事有懷題壁

往歲買扁舟紆徐經月至拂拭入班行匡時從此始後先數千  
言亦將有所利有惕不敢回有梟不敢避豈曰社理輪剖心可  
相示逢人欲呼醒胡爲人盡醉柴柵列其胸藩籬久作崇一朝



發難端玉石失所位勿謂予昏昏良藥多中棄

紛紛出國門泰山去一壤豈足係重輕憂思同惘惘世事徧乖

違乘時迭相長似矢已當弦胡能不適佳似車已肆奔胡能不

廢鞅假虎肆厥威神虬迷靈爽好我攜手歸同虐乃相黨湘累

卜何愚上蔡死非枉羨彼桐江絲五月披裘敞

任丘道中述懷寄李仲達

鳴鞭早發帶朝睡回首依稀辨五雲似我高吟同越客憐人竝  
轡弔湘君風移鴈影歸心疾霜咽鷄鳴旅思殷漫說灑然塵網  
外懷中剩有野人芹

易水蕭蕭似昔寒莫將遺問燕丹牛犁數處來春色漁艇橫  
飛破曉殘暫脫鞍蹄驕貴從誰言封事動長安人傳人罪我何  
有現雪幾番行路難

使節初傳盡擁呼祇愁好友鳳城孤虎賁聊作中郎醉鸚鵡須  
防江夏圖新築金臺收死骨可聞熱血洒生奴怕逢父老頻相  
訊近日鯨鯢授首無

紅塵

乙丑王正月出都門數百里紅塵撲天與人戒不敢進感時  
寓意

漠漠長安道還乘朔氣飛撲人何太急障日有重闌世界爾能  
攪丹心我自微不知英雄面可認是與非

大地無他物誰人落此中徐飛迷艷質驟擁失花驄  
重占颺西復東舊時經使跡轉眼已無轡

賦質何茫茫倏翻滄與桑沾眉如帶抹埋骨豈知香占盡燕齊  
闊橫飛海岱荒喜無雲水性不敢入吾鄉

舉頭惟滾滾無豎亦無橫似霰全迷色隨風便有聲功名等此  
薄蹄轍傍君生安得雨師灑重看世路青

初飛驚足練平野快生烟客舍銜杯日將軍血戰年遙看陸作  
海忽爾地無天惟有冰壺意生平怪爾闐

豈有雲霄翼排空別作家拂鬚能不染點鬢已成華濃處遮明  
鏡微時透隔紗蕭蕭相伴客敗木與寒鴉

無人不麓麓偏作此中奴暗逐寒星落潛埋寶劍孤吹揚千里  
遠棄置一時無風起頻呼扇生增庾子污

爾性迷清濁爾姿慣浪濤一呼能陣陣空逐自勞勞問世無行  
轍憂天欲暗毛惟聞狐兔勁白晝盡鳴嗥

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

驛路逢君佩劔雄立譚慷慨氣飛虹巖關屢被虛名誤隻手從

教鐵騎空

由平陰之滕陽有感漫賦七首

平陰道上客星過汶水清流漾激波幾陣東風生布燮荒郊吹  
出綠婆婆

海闊長安正縱橫高飛一羽入雲輕便令春到鷹俱化此眼生  
來帶不平

沙波日熨明如浴麥隴風微漸有濤艸木爭先移物候亭亭那  
得魯生高

幽燕路盡入青徐霸氣千年溟渤餘却怪漢臣輕叫罵於今詐  
骨未全除

郵亭夜怯雨聲狂新染枝頭出軸黃原上春風來婦盃猶然兵  
火帶殘妝

犬出花村  
來往征塵劔缺中盡誇養士孟嘗雄而今亦有浮名客却爲三

千作絮空  
次陶路叔崇道驛壁韻路叔入長安十日忤奄而歸

升沉夢幻總非吾十日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枝肯

與借棲鳥春生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倏來雙鬢

老橫秋再辦鴈門租

過漢高廟

三尺經營起布衣大風猛士故鄉歸試疑碣磳嘗雲否爲問新  
豐置酒希原廟衣冠隨渭水土人俎豆設筐薇須知帝業如河  
埠一蟻能傾千仞非

睢陽道中

莽莽村墟續炬行薄寒露下溼裘輕  
強如宴會長安夜簡點腰  
枝作送迎

至滁州

朔氣關山盡南音漸入吳有林環水竹隔岸響村飲廬舍誅茅  
少溪山抱翠殊故園應不俗一棹任西湖

歸田詩

被讒奉旨削籍

馳驅十載爲誰勞瑟瑟黃塵暗二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恩賜  
我舊青袍舊袍原帶烟霞質欲將補袞終無術攜去鋤雲犁雨  
時塞翁何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蚤朝時聽鐘聲遲披衣  
絡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已作海同事賢豪道

黃忠靖公集 卷之五  
與醢密網驚弓是處排登場莫怪新傀儡我今拂衣歸翩翩  
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譽低首忍看元祐篇吁嗟乎四  
十罷官已不蚤白雲空谷應許老人生釣魚舫鴈盡生涯誰言  
戀戀一官好

寄李仲達

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  
鴻何所思  
曉鐘夕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寵辱人間渾不啻小牕閑  
夢覺婆娑  
一片纈雲歸壑遠無端驚鯉脫鈎忙相看棋酒生涯在水渺山  
空歲月長

荅黃真長三首後絕乃以尋盟也 李應昇

寒雲出岫許誰知闕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盡悲乎  
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跋扈飛揚柰爾何棋力便饒稱敵手  
掀髯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非閒非病亦非忙遊魚已覺水鱗靜  
倦鶴還聞清唳長

春光艷冶到西湖季女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尋舊約  
清風明月屬吾徒

與許霞城飲包園偶言周蓼洲被讒削籍

世態橫翻何日平如君眼界便分明可由可踞無常是顛倒憑  
人舌底生

名園把酒與偏豪海內相逢盡敝袍不是石尤推浪緊湖山那

得屬吾曹

朱未孩大典約江頭看潮阻雨

八月錢塘絕勝觀從來七發欲生翰爲余原屬風濤客不把風濤送與看

借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次韻

相逢惠我共攜歸誰羨緋衣勝芟衣雨湧新波寒送早樓藏新葉翠收微笑談仍似京華舊風景能如今日稀忽說鹿田仙景好避秦應許破雲圍

重訪許霞城包園依韻

逐客秋光兩最空纔來把盞已臨池聖賢須辨除非酒黑白難分總是棋吾道自尊誇北斗名園當勝枕西施廢興有命須乘破驢背明朝再詠詩

買菊數種

晚香新掇艸堂前便覺烟霞別自妍恰有幽人來伴汝一般冷韻一般禪

數畝園林十載寒出山蚤已買山寬由來許結黃花夢籬棘叢中托出看

不與時人鬪麗妝素羅丹粉各成行經秋多少蓬蒿死耐爾幽姿入座長

問我生平跡太疎風前桃李醉纔舒而今博得閑身在靜裏蒲團覺後書

閑坐

何處尋蓬島身閑是謫仙耳邊除絮語醉裏學逃禪艸無畱佞培花好護賢目前真事業別有一壺天

紙鷲

春郊細艸芊有物鬪芳年長在兒童手誰將線索穿摩雲非羽  
厚離地覺聲喧風力還能爾移時忽墮前

野園

得失渾閑事年來總不與庭中歸逸客竹外見行人時有禽三  
兩可無腰屈伸此地饒幽思欲構一椽新

山牕

月灣雲影淡松際水聲遙籟寂常虛聽山空似有濤花旋如意  
舞鳥吐尚玄嘲解得閑中趣蓬萊海外招

西江月 夜坐

疎星一一如洗朗月明明欲波高臺夜聽竹聲過熱心被他吹  
破最喜良田水滿還看遠岫雲戩風前一枕漫微醺却笑從

前總誤

正命詩

閏六月朔

正氣長留氣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  
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  
目唯取忠魂泣獨鏤

舊詩

寄管僊客可成

僊踪飄泊遍蒼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線繞畏塗殊自苦消沉壯  
魄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老自休易水歌聲羽徵  
在寒雲漠漠樹杪秋

知君原是渥洼姿落拓人間作蕩兒四海才名盟牛耳半生事

業負弓箕飄零第宅皆無主囚寄妻孥傍阿誰我亦泛波滄海  
客興中偶爲北山移

黃忠端公說畧卷之六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今上改元門戶一翻二八月兩衙外轉多用浙人癸亥秋過成  
山復出江右參藩客謂孫東曙曰年例又是貴鄉孫笑曰此係  
國家大典非敝鄉不足借光

熊王在獄至冬朝審內璫惡熊必欲殺之時停刑數十年囹圄  
充滿獄卒恐熊王自盡晝夜防守夜必繫其手足後得暫赦大  
臣不死于封疆而爲獄吏所困如此辱國甚矣

辛酉攷選吾浙會單俱乙於杭司毛士龍未敢發言姚益城舉

筆首圈之曰此公有才可爲吾輩用遂無異議其後李希孔劾  
姚姚作辨疏其寫本者卽李役也姚問此日何人在座役云唯  
毛老爺在耳姚爲默狀

阮大鍼老門生傳竒意在刺毛狀姚宗文誤國亦毛所不得而私也

癸丑以後時人率攻淮撫有掌科過孟嘗養士處題壁云說甚麼雞鳴說甚麼狗盜于今亦有虎狼秦阿誰共走函關道雲間吳爾成自負東林起爲南曹投刺熊壇石上書原任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鄒特疏起用某拜傳入長安以資笑助蔡韞先攝選冢宰欲起徐若谷蔡曰鬼尚可與之官乎以徐舊爲五鬼之一也秦晉諸君欲起王之宋蔡亦不可于是攻蔡者詆爲黃口小兒蔡敗而徐王起爲亞卿何天玉游肩生各出募兵何在浙駐虎林書院月費千金不恤游開君子館于廣陵日進四方游士腸雖熱而統馭無術其下多爲暴者

游在廣陵孜孜慕客宛有姚生仗策往謁余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遠瀋陷沒所在失利爲兵未有機耳余笑曰機字固美姑以文字喻之必詞采局陣題脉理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之行兵者如孺子方習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應而去陶元暉由郡守不數年節鉞登萊未幾就逮贓積十萬一掌科爲陶故吏余問之掌科曰陶每遣使入都其書不過數函其餽必皆數百金又數日復如之嗚呼其得節鉞以此其敗亦以此前則任德後不爲之分罪亦愚矣掌科姓薛秦人

辛亥京察比部郎秦靈虛

聚奎

有捨死報國疏爭王紹徽湯賓

尹徐大化張嘉言劉國縉喬應甲岳和聲七人冠帶閉住天啓壬戌起光祿丞被論歸乙丑起操江

趙儕霍掌院值癸亥察事著四凶論流傳士紳間指斥趙官吳



也後趙去國亦有元凶巨憝之旨爲四凶報復也

元靜初掃時相之門炙手可熱其門人祝耀祖傳襲衣鉢貪橫尤甚薛道長面詈之曰汝有八個字祝謂云何曰元門嫡派相府玄孫其後董景越入之疏中至拾其閨門之過人以爲傷厚也

鄒臣虎補上林簿與掌道韓浚善值丁巳京察單揭盡出其手東林遭毒尤甚癸亥當察鄒復有書與大理田雙南傳布長安其詞鄙俚大略以某可保上江一路某可保下江一路田出揭辯之以爲僞書掌察者不信其書中所指次第除盡鄒之流毒亦甚矣哉

湯嘉賓被察有播告天下公書言于中甫先欲擁戴淮撫大拜次嘉賓次求仲吾平生不受人厚禮只好寫璧謝二字其詞甚長鄒臣虎批點行世

湯與李修吾始相善也修吾居淮十三年加尚書朝士思安頓之時遼東欲置經略湯遺書兵部曰安頓此地莫如此老安頓此老莫如此地李聞之切齒

東林初與郡邑望風擁篲長洲令陳石泓謀調錫山以欲親東林也時有人入山遇異人授一物遂能日行五百里陳以其人偵事長安往返不過數日後欲有傳其法者不得醉之酒肆簡其身得一桃核小舟碎之其人醒而悵狀

其人名顧玉川一說有欲傳其法者自言能隱身與顧玉川同行街市輒攫肆中之物人皆不見玉川急欲得其術願以神行相易遂授于彼而彼之所授則不驗蓋不知彼豫買囑于各肆也狀義嘗見吳橋范文貞公有二僕皆善走操鍊所

成非有他術也

門戶二字伎院名也昔成祖時發遼國忠臣妻孥于教坊司頗為虧損聖德今者國家動稱門戶以此誘人以此傍人亦以此攻人恐此二字與國運終始

貴州被圍歲餘相率食人武弁黃運清等縛人數十置之空屋以待買者每斤一兩六錢胸肉又益之直指院後一井常為屠剥之所鄉官潘潤民抱愛女四五歲市人見而奪去潘奔往取贖女已在釜矣居民十萬及解圍之日僅存數百滇人在都者語之無不流涕

神宗末立黃之戰不息凡邊疆共事者意見每相犄角熊王敗後李茂嶼標史磐石永安撫按貴州解圍後又互為攻訐豈人事之不和亦有數與史一躑躅人山東諸公俱袒之

熊芝岡剛傲人多不悅初起經略與閔科姚益城相左馮三元郭鞏和姚立說熊不安其任遼陽陷起熊于田間一時視為汾陽再世削閔科籍黜馮郭于外以平熊之氣亾何而廣寧陷又召還姚等法司按論熊事顧麀客以為未減應朝玉獨入之爰書呈堂王憲葵看語按之楊鎬尚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只欠一死遂為定案

初湯宣城欲娶徐子仁之女為妾其女已許諸生施大德不肯從湯投水而死生員芮永縉等舉為貞節建祠設主及熊督學南畿欲為湯洗刷適公呈又有舉節者批為此施湯故智以之陷害鄉紳將前番公舉芮永縉斃之杖下巡按荆養喬摘其批語以為擁戴宣黨互相參劾養喬不勝徑去掌院孫藍石題勘而宣黨攻孫不已孫亦叩辭出城同一熊也始

黃忠端公集 卷之六  
則和之者爲宣黨攻之者爲東林今則寬之者爲東林殺之者爲浙人真不可解也

熊與姚益城頗稱相得熊經略遼陽姚以閩科往湯嘉賓曰此當事雙鵬計也兩人必不相容其言果驗

姚宗文後以楚撫建祠入逆案論徙三年嘗至紹興蓬萊驛遇王季重揖讓間季重戲之曰若論做地應先公若論貴衙門應先僕姚無地自容

萬曆庚辛間門戶相扼浙人指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徐縉芳李炳恭爲五鬼俱轉年例不數年三人開府惟縉芳坐贓擬戍天啓甲子長安復有五鬼之號不知所指大略傾險之徒爲之也

陳長祚年八十餘不良于行以時相門牆起拜司空其父陳瑞

故楚撫也江陵父喪弔畢易麻巾入謁太夫人時有內使在座夫人云老公祖看顧公公瑞應聲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瑞怎看顧得公公長祚入朝廷臣咸目之曰此公公看顧之子也季子慈孫百世不改非此之謂與

沈正宗以工部管街道廳手捧一聖旨牌每遇兩衙門房屋稍侵官路者立行拆毀以示風裁時有賀煨改名王盛亦以搏擊爲能

兩部曹不無局外之訛

鄒臣虎敗其友夏繩北魏合虛鍾伯敬數人已擬攷選俱改部郎夏得儀部時元趙橫甚夏首犯其鋒唐存憶佐之疏中有莫謂西臺無鬚眉男子之語元趙遂以不振

元靜初出疏每作隱語人人自危或托所知訊之元曰我疏語如懸一鏡令人自照

黃忠端公集 卷之六  
張蓬玄入掌選未視事首上一疏有不從囑託之語且言竇淮南之賢竇方爲時所棄吳浮玉卽疏參之張遂拂衣歸未數年歷開府亞卿

稅監高宗橫于閩人情洶洶將變宗遂閉撫院表一驥于其署二司入解之并爲所困竇淮南爲方伯觀變不入後二司以同知爲質許其盡拘百姓爲難者司理鄒匪石周蓼洲獨爭之鄒反覆辯揭忤當事意都中以爲竇黨不列攷選

鄒八年閩衆絕無與援戴園客爲御史府經歷與鄉人祝耀祖善祝以鄒但皈依我輩臺省唾手戴以其意達于鄒鄒答數千言極詆之昔人耻作識面臺官某豈敢爲呈身御史哉戴門人魏廓園上春官在戴邸舍讀其書而壯之及魏居吏科薦之太宰遂有銓司之調

萬曆末考選久稽及光宗御極三咨竝下人人各樹藩籬袒其攻其至無寧日楊大洪左滄嶼爲臺省前輩意思深長人共宗之狀删除异已稍稍過嚴遂起二鬼之崇

泰昌晏駕時今上青衣總角在李選侍之手選侍居乾清宮欲挾上以自重時兩喪相繼人情不測楊大洪以兵科入衛首倡移宮忌口繁興其謝病表有已捧虞淵之日無憂杞國之天亦不無過任

太監王安舊役東朝爲光宗所親信泰昌在位一月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竝舉安之力也後與魏奄水火身首异處虫出于戶而人不敢收之上實未之知也

巡城御史凌漢翀以搏擊豪強爲能萬金之家觸之立盡尤抑內寺求小過發之一日飛檄至官中宦者呈之御前神宗手其

檄食頃徐謂曰此秀才們天下何足與較噫神宗真聖主也宦者終其世歛戢不敢爲惡凌以元日與錦衣衛相毆革職

按神宗在位諸事惴惴莫能自保馮保以皇太后所信任弼違過當故不旋踵而敗是後大奄張宏見神廟苛察絕食數日而卒張鯨最爲親信定計以去馮保者言官論之便命輔臣戒飭終身退廢張誠稍不謹卽降發棄子其餘俱奉法唯謹獨出外稅奄多擾地方神廟每曲庇之則神廟好貨所致初不因宦寺之寵也神宗在位長久頗多秕政而不至于亂者賴有此耳

閣臣投刺兩衙門故事俱用友生後有易知生者掌科劉戴源爲沈同和事參及座主并爭知生字云晚以別尊卑之分知以通往來之常其言不免瑣屑云

沈同和假元事敗初納一詩妓偶以淫婦詈之妓應聲云這淫婦倒是我自家掙的訊其場中倩人也次科莊際昌亦以廷試洗補字眼被參回籍今國家舉業一途相傳數百年至辰未間幾斬亦天運之厄哉

湯韓闈中之事至今有爲言者湯在闈手持其文揚言此韓敬卷也蓋成弘名士多以射覆得之湯其故智也批語有吾拜子矣之句時人戲曰十年前門生拜座主要湯十年後座主拜門生答敬

吳興丁長孺集出其客難言韓事甚詳其父太僕亾橐中金若干以疑某某疑者言二郎長安所費二萬金豈從天降地出乎太僕遂絕口亾金事湯司成封公至湖州責逋于韓留峴首兩月太僕至于掩泣周旋其事者夏長卿也

黃忠公集 卷之六  
湖州葉朗生之變葉招搖吳下貸錢富室韓求仲首發其事杜  
郡守擒之長安憾韓者謂貽資朗生謀不軌反以罪之韓固輕  
薄兒而吾曹論人唯意所指獨非輕薄乎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類有富人爲注館中諸公明對  
人言某某俱以數萬獲之沈吳興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  
以總戎許之其餘廢弁棄宦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卽它相號  
稱賢者往往爲之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爲市我朝相業可觀矣  
神光相繼晏駕恩詔起廢幾于野無遺老京堂舊止二十六員  
一二年間添註滿百南亦半之猶紛紛請乞未已各衙門分俸  
而食共人而役相對半是疲蠶不顧鐘鳴漏盡也有題大柳驛  
壁云恩詔紛紛起廢名賢輩輩出山且喜今朝縱去只愁他日  
橫還可發一笑

洪南池初任福寧州守頗致溫飽後歷郡藩臬刻意清矯累舉  
卓异至光祿卿入朝衣必補綴淺深殊色不良于行應對上前  
甚苦胡掌科諷以懸車之義怏怏出門

黔圍十月未解王彭伯頓兵數萬于偏沅不進黔人王尊德叩  
頭請救不應遇一女避亂納之乃黔人張孝廉女也以巡撫娶  
部民女乘其亂而婚之君子知其不克終矣

邯鄲張我續鎮河南聞遼東陷移駐磁州磁去邯鄲四十里婢  
妾數十人往來絡繹無虛日移文郡縣額外增餉中州苦之後  
水蘭構爨奉上命總督黔蜀攜羣妾而往至襄陽值端午取五  
毒灑線衣數十套責怒其令長所至男女逃竄不啻避寇其劄  
付武職則參遊文職則推官同知逢人便給時論猶以爲賢何  
哉

張故中州督學門下士多貴顯及被論歸急欲出山每對人言  
管葛豎子不足道中州士人過邯鄲者邀之飲酒輒裸體取刀  
自砍以神其術張精于房術故作誕語欺人人益稱之

我續一婢逆奄同姓也逆奄擅權人稱之曰魏太太起官入  
都逆奄遣人迎接張姑爺其婢八座鳴騶人皆笑之張以爲榮  
王憲葵夙負時望言官攻烏程王亦挺身出敵疏中有夜半叩  
客氏之門直通于帝座等語次日削籍騎驢以出都門人共榮  
之

烏程無子姬妾甚衆未入相時言官有訛其帷簿者烏程俱嫁  
之必令其夫入拜執子婿禮杭人俱能言之

壬戌余以考選入京時門戶分爭收人者以挺擊紅丸移宮三  
案占人背向有要人謂余曰三案如何決擇余曰光宗棄羣臣  
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爲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  
無以難而去

楊大洪首倡移宮李選侍出居一號殿賈浮弋揭言當安選侍  
以成皇上之孝忤旨削籍時上傳選侍迫虐皇母仇不共戴賈  
危于朝露未幾上亦忘之未知此中何也余嘗對客曰上未御  
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兩者只爭先後不分  
是非

按賈繼春之論似是而非夫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天下起見  
以生民起見原不沾沾在人君一人身上以人君一人身上  
起見者則宦官宮妾之事其主也夫人人情非甚不肖其愛嬖  
妾也必不甚于其子卽愛其子也必不甚于其祖宗之託輕  
重異也當鄭李謀據兩宮挾幼主以濟其惡禍將及于社稷

矣今使光宗以嬖妾之故不安其子并不安其所付託者失輕重之權以是謂之忠于光宗可乎卽熹宗念光宗而使事受制于嬖妾以是謂之孝于光宗可乎光宗惑于鄭妃之陰謀踰月而喪其身繼春乃欲熹宗取法是必欲以天下而殉一婦人乎光宗彌留之際不以天下民生囑付大臣而欲歆嬖妾說在屈到之嗜芟也而繼春視堯舜之孝弟不過如此且其時選侍奉養深宮有何不豫而繼春必欲合天下以得其懽心官府之間其必有所授受矣卽不狀而繼春之見亦宦官宮妾之見也狀此不過據理而言之耳繼春削籍後于甲子歲投疏通政司自悔其非言選侍一揭偶被傳聞所誤乙丑奉召至京又以此揭居功乞刊布楊忠烈公罪狀崇禎己巳又投疏通政司言前疏非得己意欲陰救忠烈毅宗

御文華殿斥之爲反覆小人于是而繼春之論定矣

白蓮教陷鄒滕復侵兗州我師失利撫院趙明宇出城祭陣亡將士猝報賊至城門先閉趙以筐籃縋城而上留都傳爲筐籃撫臺

征妖兵無節制良民罹鋒鏑者甚衆幸而成功趙明宇得蒙陞廕雜收戰地之尸築爲京觀立碑紀之夫邲之戰楚收晉尸尚不敢爲京觀而趙乃取我鋒鏑之赤子號爲鯨鯢一已之富貴寧無盡耶羅掌科論之謂京觀祇以築愁築怨而蟒玉豈誠安且吉兮

趙明宇彥入爲本兵其子昌胤以金吾招搖都市不能禁也二鬼爲政政府以下八座盡空惟趙遷延人言交諄猶得馳驛去沈同和假元事露房師韓參嶺邀之私宅出土憎茲多口試之



終日不成一字謂韓僕曰何不出經書題而出論題耶衆爲掩口

熊王同事兩不相能王信李■之間望其內應熊遺書云于彼則家當已重殊無出理于我則罪業已深殊無還理兩言頗爲破的王不之省以至于敗朕每遇朝審行道之人必以瓦礫擲熊流血滿面其失人心至此抑獨何與

一說擲瓦礫者王化貞所買出之人欲重熊罪以寬已耳郭鞏以劾熊被黜吳江周季侯薦熊兩人以此相左熊敗郭還癸亥察典郭首欲處周因相奏許周疏有專鋤當門之蘭郭辯香蘭臭蘭至以喫糞鄙語入于章奏郭有內援得下其疏九卿科道會議葉臺山當國以調停兩釋卒釀它日之禍

鞏入逆案已已之變鞏傲謝臺山作却聘書下獄論死後減

死戍廣西

新城王司馬無子多畜姬妾已次第遣之有舉子者王輒收爲已子至四五人其爲薊遼總督年八十餘矣國家猶倚爲長城毋艱去位具題請廢叙述妾去子還之狀有已疑而人勸其收者得旨下部有卿自知之之語人傳爲笑

毛文龍以游客舌干督闖遼陽旣陷金復棄蓋四衛殺掠一空置爲棄地文龍乘虛襲金州自居衆中皮島每遇秋深輒報邊功其誇大不情至云■馬走死數萬匹所獻之俘老弱而已毛術通內使至必攜貂參若干輒盡走帝側餘及要人故所求輒應其餉之外發帑數萬爲軍前犒賞者再其功罪絕無可稽但張皇不遜請釋王化貞逮登州同知不狀解劍歸朝鮮矣無忌憚如此此國家之癰疽也

張思任亦游客以房術走諸貴人游肩生待以上賓募兵維揚  
關民間富室輒以參遊劄付劫取重貲一境騷然又有宋明時  
楚黃人以煉丹誘少年子弟後媚巨奄自稱善符呪能呪人死  
奉旨往薊鎮督臣王樞輔孫俱爲築壇行呪術杳無所驗堂堂  
天朝兵興數年不聞帷幄奇謀邊廷戰將而但倚走棍遊客呼  
管呼葛至于用呪呪敵可令後世見哉

張思任原名宋連璧山東樂安人有李煥章爲其傳言思任  
遇异人能隱身驅風雷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崔魏時與  
游侍御肩生同被逮檻車至河西務隱形而遁又變姓名爲  
李抱貞匿一宗伯家崇禎初走長安上書劾權要爲逆奄復  
仇忤旨命斬西市又隱身脫桎梏而去按天啓乙丑逮游士  
任并武弁孟淑孔張思任俱下鎮撫司淑孔死獄餘釋出未

嘗遁也西市脫一斬犯何以不經見聞其身有不言可知今  
人大多憑空說謊如此有對會者尚狀毀譽之道無復三代矣  
涂淑任故察處之員也癸亥以南考功掌察于倫曾管丁巳察  
事癸亥乃被察故事已經察處者不得管察察者將來免察  
今一切反之

趙儕霍以名碩起田間不一年擢登首部其在田三十年胸中  
不無忌怨門下故人雜進得以冷語相投性頗剛復愛者勸之  
絕不省紛紛遂起人言所行美事俱成罪案矣

趙掌科澹含亦高邑人與趙儕霍同里不族掌科徵時儕霍以  
故考功居家卵翼之及羽毛豐滿凌鑠一時不問舊恩儕霍甚  
憾之掌科敗儕霍起用亦不能相忘亾何時局變而掌科訛彈  
至矣掌科固輕薄子儕霍亦恩怨太明非學道人所宜有也

癸亥察事王述文允成首握魁柄南冢卿何玄谷總憲王射斗  
怏怏不平比部范得志疏糾述文把持法司賄庇親屬時述文  
通南北咽喉搏擊如意而得志以一任子敢爲憑陵衆共駭異  
臺省謂其撓亂察典章滿公車冢卿總憲亦以主使遂并按之  
已而局翻勢變比部起原官宰憲爲時首推乃知事不必過激  
亦不必預防有意爲之祇速敗而已得志係官詹醇敬子多行  
不義

趙儕雀冢宰每見文選考功兩司新進署篆不可共事思收一  
二夙名爲司官故事四司俱以他部主政轉間有員外至于正  
郎惟陸光祖偶一爲之趙援陸例調江右鄒匪石爲考功副院  
鄭玄岳所薦也江右臺省傅樾章允儒陳良訓以議非已出譁  
而出揭爭之噪動長安其鄉前輩明知非體不能禁釁端一開

而拱手于奄人矣

鄒考功刻行清修其天性也趙特簡之左浮丘魏廓園亦慙慙  
其間左與鄒同年知之有素魏則見其與戴九圓書而知之江  
右創爲二千金通汪文言之說汪故走公卿間鄒非特不識其  
面目并不識其姓名也聞之憤甚出疏傷其鄉人其鄉有力者  
亦肆意叫罵西江名節之風至是蕩然矣

奄人惡汪文言切齒傅樾攻左魏撫爲兵端投內好也文言遂  
下詔獄時厯衛理刑傅繼教與樾有兄弟好左亦以通內報之  
傅連章咆哮有斬臣首懸諸國門妻子長流嶺外幾于獸死不  
擇音焉樾以憂去左魏遷延留長安識者知其空去云  
熊王之獄將值論夾汪文言以四萬金許奄人爲之停止已而  
負之故奄人恨之切齒

阮園海之祖鶚大鍼之曾叔祖初爲浙宗師以倭亂全城立祠後爲閩撫寇逼閉城人遭鹵掠閩人修志訖之園海以行人使閩閱志知出史聯岳之手史入相阮爲掌科屢疏糾之拾史八舍通紅夷事史不安其位而去

鶚總督征倭失事下獄死曾受闈于桐鄉計無所出唯拔庭中草以消永日及圍解庭中草無半莖人傳爲笑

天啓三年冬京城盜賊橫行工部馬員外頗積重貲盜發其藏以去未數日獲盜得元寶數十錠侍御龐心廉糾之而馬之貪名始著由是宦邸遭盜者俱不敢發惟恐事露爲累高坡衙衙民居稠密之所盜劫解庫勒馬彎弓人不敢過故老謂百年來所未見也

故總督萬世德三子一邊道一戶部一錦衣原籍偏頭關號爲

三萬以筐篚飲宴結懽晉人邊道借通夷爲市岳石梁論敗之錦衣居京師托名買馬匿官帑數萬健丁游手充滿其門僕區累覺而不敢問亦京城一孽也

廣寧陷後宮奴晝夜治裝爲南巡計復勸上養內兵三千以宦寺充之平明操練砲聲達于中外百官動色上處之恬狀言官屢以爲言不省

宮奴例有冬衣靴料銀三萬內操選淨身男子爲禁旅增至十二萬餘值工部帑匱過期未發奄人擁衆上堂詬罵司空毀冠裂冕鍾司空羽正由是去位而奄人無問者縉紳之辱始基之矣

神廟于立儲故爲遲遲廷臣爭之益急科道公疏一筆勾罷三十餘人以後部曹各官凡有訛議自度不免者卽邀名國本而

去今上初元當事以覃恩起廢沾于國本二字無不取京堂如寄間有物故亦贈官諭祭至一百餘人名器之濫至此政府不無罪焉

光肅今上兩次覃恩薄海內外但沾一命者俱得榮親如其官天啓三年十月誕皇長子又得恩封數月長子薨逝而請封者猶未已京官有已封未遷秩者俱討吏部執照爲後來張本噫亦恩典中壟斷也余以壬戌考選隨班具題亦得邀封二親豈非至幸朕以恩榮太濫私竊憂之未幾時相當國不論清濁賢否大臣小臣槩追誥命余亦與焉造物乘除之理在識者已先見之矣

鄒南皋馮少墟建首善書院于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延四方之士掌科朱五吉郭默清論之兩公去國掌科亦外遷

奄人執柄朱郭以監司超陞京秩書院拆毀言者詆之不啻巢窟夫京師縉紳雜踏之地一開講學賢奸共進不能不爲政蠹徐華亭靈濟之會已叢議于前矣朱郭意在去兩公初不因講學起見朕兩公實亦多此一事也宋以學術之僞亂天下以學術之亾亾天下兩語足爲殷鑒

葉臺山再相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余司理宛上笑曰此老最下則再入中書耳後以計逐劉是菴穿鼻巨璫受索門戶筐篚盈門棋酒自娛裝病喬衙看字俱有譁氣一切邊庭要務俱置不問一日道遇曹元甫指余所戴貂帽笑曰此非葉相公之毛乎余訝之元甫曰謂其爲老貂耳此足爲二字史

趙儕霍謂余曰昔作考功時堂官乃貴邑孫歷峰也其甥呂姜山爲本部主事頗有物議時值京察數問考功本部用何人余

對以未定及出之袖中卽其甥也孫亦無言因嘆先輩風範不可及如此

白蓮教始于王森相傳森以賣腐爲生遲明遇一老人卧草間長不滿三尺形容險怪寤睡未醒森呼之起老人亟走是夜老人來謝授森辨香曰持此可以起家矣蓋妖狐也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氣者神魂俱醉無不聽其指揮故又名聞香教徒衆至數十萬發覺森死獄其子王三仍行其術傳頭教主所在而是鄒滕先期倡亂遂敗岳石梁巡撫順天捕之獲于揚州妻子獲于濟寧械送京師山東遺黑大方將兵護之妖衆隨路欲劫檻車大方防守甚力將及都門始散斬于西市

王森原名石自狀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爲鷹所搏狐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卽

迷惑妄有所見森依其術創爲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此牽彼引雲合響應項禮皈依蔓延徧于京東京西山東河南山陝四川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森移住灤州石佛庄其徒見者俱稱朝貢各歛積香錢絡繹解送或盛停別所以待支用省直府縣各設公所使傳頭看守置竹籬飛籌印烙三王字號凡有風信頃刻可傳千里撮合俚言謊說刊作經文分授徒衆萬曆二十三年方副使訪知檄灤州下森于獄抵絞永平府詹推官覆改徒罪森旣出思得有力者以自庇遂入京師投永年伯爲族又結奄宦王德祥四十年遷安縣圍山建塔以森術能動衆舉森募化森以金錢托其弟子李國用李應夏而國用乾沒之不爲森所容國用遂畔森與應夏創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以符呪召亾靈爲

事而森之弟子亦往往有背森從國用者兩教弟子各爲其法門以相仇殺盡發露其過惡府縣擬李國用李應夏王森及森弟子杜福等罪此四十二年事也時歲旱飢民多起爲亂而森之弟子高應臣鄭守忠李惟仁等乘之造爲妖言欲擁戴森聚數百人于清涼山驛報洵洵永平府劉推官查前後案卷知森之事實遂會同府縣覆審坐森左道律絞四十七年森死于獄其大弟子徐鴻儒于弘志周志德許應龍許大國李天祿周印等與其子王好賢仍行其教約于天啓二年八月中十方起兵徐鴻儒以他事相激先期而起鴻儒者鉅野人也時鉅野曹州方窮治妖黨而楊子雨李太等持挺格之雖就擒而餘黨未散鴻儒遂攻鄆城于弘志爲內應城陷尋攻鄒滕嶧皆下之六月官兵復嶧縣鴻儒據梁家樓爲我兵所敗逸過河東據紀王城又敗逃入鄒縣攻三月始下十二月獻俘告廟磔鴻儒于市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衆滿天下事之不成天也

妖賊徐鴻儒之亂百姓死于賊者十三而死于官兵者十五夏鎮富戶有一女賊脅妻之其治河主簿以富戶通妖擅斬于市盡掠其貲主簿又以功遷土人言之淚下道長李河岑山東人言妖賊亂時其本衛武弁覘良家子女有姿色者卽指父兄爲妖殺而奪之地方官雖覺亦不敢發也

癸亥攷選劄爲軍功滋陽楊炳鉅野趙延慶沛縣林汝翥皆以守城得列臺省汝翥孝廉爲人小巧無他長遂以杖責內官致貽士紳之辱

趙道長延慶守鉅野日其內人親爲給饋城中婦女千餘俱效

之賊賴以退後爲御史上疏革去新增守門兵八千人兵譁至其宅掠貨以去趙幸得脫奉旨捕首惡兵部恐激變斬無賴以應之

好事者多言江南蛇山羣盜竊據其中僭號署官指畫姓名無不鑿鑿戊午秋松江劉司理之待應聘入南都江屯各院囑其

偵探虛實劉返松江棹小舟海濱問所謂蛇山者去岬不過百里海中小山耳居民數百家皆漁戶也無它盜出沒其間事覆江屯議遂稍息朕台溫諸郡屢有大盜聯舟數十艘有獲其僞印僞牌者僭稱寬永二年此盜又不知自蛇山否則亦未可謂盡無跡也

按寬永日本年號故海中爲盜者必假借之後國王死女主復仍其號女主之子始改義明

毘陵陳兵部子鼎相少年不習書史喜談兵遊客走棍出入其門往往對客作大言父母戒之不悛烏程入相與俱沈罷陳亦同籍其徒往來不散歷陽獲盜俱供其黨與在鼎相處司理吳石袍偵之有跡遂捕之齊庶人事覺詞亦連鼎相尋死于獄操江具疏奏聞齊庶人者齊王榑之少子賢懌永樂時以其不法徙居南京今其支屬蔓延橫端屢見官府不敢制議欲徙之無術

魏元法僧年號天啓梁永嘉王莊僞漢陳友諒皆號天啓今上御極閣臣禮部于登見史傳者曾不一攷而復用之耶不獨于今爲狀永樂之號前涼張重華宋蠻賊張遇賢及方臘亦三用之天順則元阿速吉八正德則夏主李乾順泰昌則元魏雷同如此正德初冢宰出選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訛之也



過成山六年攷滿掌道潘石乳考語有金和玉節嶽峙川澄八字呈堂鄒南臯疏論之以金和玉節非宣聖不克當也兩御史俱請病歸大略攷語浮美已非一日鄒以細事去兩御史亦犯已甚之戒

遼東經略屢敗孫高陽以資淺詞林超入內閣出鎮山海關行裴度故事營關外築寧遠爲漸窺廣寧計邊事稍寧狀擁衆十四五萬兵無實數冒破滋多總兵馬世龍王世欽互爲欺罔高陽過信之又與遼撫不相能閭調羨張鳳翼皆束手去

王霽宇以大司馬總督薊遼專撫西屬時西屬出沒不常借端要挾往例歲撫不過十餘萬王請百萬爲犒雖不如額亦費至三四十萬又桀驁侵掠不許邊臣與敵高陽甚苦之會司馬憂去閣臣欲廢總督久停會推科道屢疏及之不得已推桐城吳

用先吳年亦衰無它望廟堂以封疆爲見戲如此

袁應泰才望庸劣代熊經略遼陽招集客兵占民居奪民妻城中無有寧家而袁方恃爲勁旅敵至自辰至巳城中火炮競起袁遂就擒失去遼陽二千里喪師辱國死有餘辜庶堂反加恩恤何與

張見平巡按遼陽城陷自縊其本處弟子員躬爲畚插塋于城外國家以遼東西失事死事者少恩典特厚贈尚書其父張五典大理卿又以子故加尚書致仕并得祖父如其官一掌科云張固從容就義狀恩卹自有常典今以死子加其生父又以生子追其死祖父何可示後且七品官安得遽贈尚書乎張子道濟廢錦衣能繪事風采翩翩

道濟與袁弘勳爲王永光鷹犬搏擊善類爲見平之累多矣

黃忠端公集 卷之六  
辛酉應天武闈就試者鱗集太平曹元甫留心經濟武生有膽  
略者往往見之曹勸其嫻習騎射武生遂結社比試弓馬爲黃  
岳會曹序之以紀姓名忌者騰言以黃岳會聚集匪人謀爲不  
軌操江形諸章奏世事之不可爲與人之好爲蜚言一至此乎  
癸亥冬總督遼撫俱以艱行議者欲選才望有推轂李懋明熊  
壇石者兩公俱江右人其鄉人力爭不可推喻養初爲巡撫而  
止次日章魯齋忿忿謂余曰豈我江西人便可喫虧如此余曰  
當今要緊官第一督撫推轂熊李二公還是重江西今推喻養  
初豈吃虧我浙耶人情避事相沿爲俗

東事之興戶部加派田畝小民雖苦而利害則均章魯齋令華  
亭設法如額免民加派壬戌攷選治行第一何武峩巡撫廣西  
亦以此法行之已轉總督又行粵東九牙行漁稅行商坐賈無  
不權及大略倣桑弘羊王安石之法而更腹之議者紛狀遂免  
官

章魯齋任華亭治聲嘖嘖張侗初謂人曰我今公以熱心撫無  
知之赤子以冷面待無耻之鄉官余遇一雲間新進士問章如  
何曰君子有三變惟今公能百變余謂云何曰每賓館會客冷  
面熱面情面笑面隨高下而施之大約一樣人一樣面待之其  
語頗憮狀足爲魯齋寫照

天啓三年癸亥六月熒惑入南斗議者洶洶不知主何凶吉攷  
占驗主飢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亦入南斗東南大飢今  
天啓四年蘇松浙西大水五年大旱斗米二百錢是其應也又  
甲子歲七月五星聚張好事者以中州或有异人攷嘉靖三年  
五星聚室占主朝廷營建今乙丑歲三殿兩門工興浩費不貲

豈占應亦主營建耶

甲子二月末旬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十日至三月初一日京師連震三日乾清宮尤甚適上體違和人心皇皇余直陳十失刺及客氏魏奄頗犯忌諱奄人必欲重處得閣救僅罰俸一年而止

元年辛酉陝西奏河清二日癸亥鳳見于汝州色赤其大如馬衆鳥數萬隨之居民就視者衆鳥伸頭欲啄其州官以爲此地卽古潁州意者王霸之應無不笑其言

甲子八月玉璽出于彰德卽古鄴銅雀臺漁者見火光沒取之守臣以聞上命由中門捧進行受璽禮百官慶賀是時魏奄作威稍露其端廷臣不敢爭攷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玉璽止命取進賞進璽官銀五兩昔宋詰宗亦得一璽蔡確等競言祥瑞

改元元符是年黨錮遂興貶黜蘇軾劉安世等殆盡得璽報聞識者遂有此議不踰月而時局之說興或逮或黜自閣臣以下去者幾二百員猶未艾也

楊大洪論魏璫二十四款時論翁狀疏未入之先一掌科知之謂楊有此舉千古高名意以必立鋤此璫而後已余沉吟久之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此乎一擊不中吾儕無噍類矣掌科未狀其說次日閱二十四款多撫官嬪風影事余益跌足曰此適貽之口實耳于是科道九卿交章入奏俱不省不數月禍作言者次第除去無一留者而楊與掌科輩俱逮矣

工部萬元白以劾魏奄杖死萬一羸弱人不勝步履時爐銅正缺萬欲發宮中廢器古銅出鑄以濟陵工奄不可于是參之夫士庶家積銅逸器尚不肯鎔况大內之物寧保無鼎彝壘洗雜

于其中乎萬之死杖足惜而發銅非所訓也爲拈出之

萬郎中死後余以爲難發于楊大洪當必有疏入告跡之寂狀因諷之去楊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余曰士君子出處要分明今言旣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楊領之翊日楊語李仲達過余爲決去留余爲書上之笑謂仲達曰去留當決諸已如與人商議定是去不成的以此言告堂翁可也楊終遷延及于難

甲子六月楊大洪二十四罪之疏萬郎中之杖北城林道長笞傳國興之事一時迸集奄人洶洶若欲得外庭而甘心之者適臺省以郎中廷杖事入閣議之余亦與焉火者數百人擁集東閣張拳露腿叫罵萬端閣臣口澁面頰無一言敢止之者余勃狀曰內閣絲綸之地司禮非奉君命不至汝輩敢于無理若此

是輕皇上輕二祖十宗也亦稍稍引去嗚呼閣體之褻非一日矣福清惡得辭其責哉

林道長被旨廷杖奄人傾宮而出紅棍鐵圈鼠嘯狐吟于道自長安門至林寓絡繹不絕林先期逸去有言林爲福清之甥匿福清所諸奄卽蜂擁搜之時福清註籍婦女踉蹌推出撐拒厥衛掠奪貲重而去福清以元輔與內昵無一事匡救至事不可爲粧聾做啞身受其辱卽以政府被人搜匿一事若平日稍有威望豈至此乎

通政司參議亦五品京堂官其服飾體統俱同狀撫按奏事者俱係通參節其要略面陳取旨非聲音嘹亮者不能每于各部曹選入謂之選參選日司禮監居中主之例投門生帖以此朝紳耻焉大約察處及被論者就之松江張肇林時爲此官口吃

而操吳音每奏事爲人傳笑

余與虞乾颺周柱瀛胡芷漁同作江南司理政簡政明每會必  
四人共一公署如布衣交江南傳爲盛事辛酉秋虞以憂去三  
人行取壬戌致選胡得掌科余與周俱入臺中余請假歸會虞  
于鴛湖極慶彈冠癸亥冬余與周胡赴闕不差旬日凡建白朝  
請真如頃篋未幾周轉僉憲又踰年余與芷漁相繼罷黜及虞  
服闋入省中子狀一身耳始知聚散乘除盛事真難久據也

吳興唐時有文名以制舉義投謁熊壇石熊曰此古文也有客  
問之熊曰謂其爲辭官表耳唐果以貢例選別駕而去

趙淇陽居鄉不義爲監司黃輝所發立擠之去但逢臺省卽寫  
扇送書爲人鄙甚余論之回籍趙疑爲錢麟武所使貽書南臺  
劾錢第宅連雲粉黛蔽日錢居家不治第亦無幸妾第五倫三

娶孤女而云搃殺婦翁不亦信乎

趙儕霍自總憲初轉冢宰禁中注意尤切上每御講筵畢必使  
左右傳語云外邊做官俱如趙尚書天下太平矣未數月而愛  
憎頓移罷官削籍追問其子猶恨恨不置此何說也

杭州一司理秩滿行取發其貲橐回籍至用夫六百名載入舟  
中吳山田驛丞畏其威名不敢實列名數只開三分之一以報  
驛傳主者大怒謂司理清名藉藉安得有此驛官冒破無疑遂  
逐之田丞銜冤莫控而去

袁湘真爲吳縣令遇一玉商盡擇其美珍重值者留置衙中約  
千餘金遷延不發踰月令一積囚以盜板之遂置商于死後以  
賊敗回家病瘋有祟憑焉一日盡列古玩于室召親朋視之忽  
疾作碎其玉物珍竒殆盡并擲橐中物于地曰此業債也其父

兄縛而笞之不減笞囚數月而斃無嗣貪吏聞之亦足一懲  
王文鼎遼東梟將頗不得于熊後以副將出守未一日而城陷  
文鼎隻騎揮鞭出沒陣中者三時熊新授尚方遂以私憾坐失  
機斬之將士至今爲言狀則廣寧之迹熊旣怯一死而又抱恨  
于一死地下何以見文鼎也

廣寧陷後西充斥關外日挾賞爲名我兵無敢遺一矢趙率  
教奮勇砍之獲首數級四五年間無此奇舉王司馬總督薊  
鎮方以撫爲事欲具本參之賴樞輔調護而止人情至此益  
相遠矣

張侗初懼內名滿于士紳間一日福清詣之值獅子正吼褫其  
衣冠不與客見張竊他服以出吼聲達外移時張語無緒僕亦  
不敢進茶福清會意攜張手出門笑曰侗初舊病發耶越有一

紳亦以懼內聞夢以匙擊其妻覺而語之其妻遂大詬不已紳  
父聞之解曰誤傷亦是小事何事曉曉乃爾紳急白曰兒夢狀  
耳非真有也其父爲之一笑

曹令石三畏轉王官此例久廢趙儕崔行之趙敗議者以石轉  
王官爲一罪案侯木菴笑曰趙儕崔只此一事罪固不免余訝  
問之答曰石在曹縣剥膚吸髓怨恨滿路不以挈問而例轉之  
太宰安得無罪侯家歸德與曹接壤深知之故有此言

石三畏以崔呈秀薦考選御史搏擊善類無遺在客筵誤點  
傳奇劉瑾醉酒遂遭削奪

妖賊寇徐州盡燬北岍民居其驍勇習水者數十餘人負木而  
渡將近岍掠船州守汪心淵見勢逼懸金數錠募死士禦之得  
數人跳城而下刃渡水者賊無所得船不狀淮徐悉遭蹂躪矣

後以失總漕權坐事繫獄數年總漕北人北風正熾無人爲汪  
頌冤者問官徐日昃亦鐫秩自妖賊之興濫功無數一全城州  
守反繫囹圄賞罰倒置如此

范掌科鑑曲受制內人其司理保定時患惡瘡數年未瘳攷選  
同籍內人逼其速出不敢杜門膿血漬面容無不應且憎者後  
用火攻掌科痛不可忍內人按其手足必令完七壯而掌科暴  
卒山陰祁承燿未冠登賢書偶得足疾其父母欲其速愈信醫  
人刮骨法縛而刮之哀號至死俱足爲求疾速愈之戒

甲子仲冬初旬余與劉碧山侍班事竣碧山謂余三殿工將興  
子知之乎余問所從來曰有一監督以三千金賂遺中貴中貴  
堅勸興工今止以兩門爲言其事始矣余謂此何時而可興大  
舉必若此該部垣定應執奏余意尚在疑信間未數日有旨建

兩門遂興三殿亦無執奏者監督主事平湖人

平湖李濬也無子

袁自如膽略過人壬戌覲事畢匹馬往山海窺覘形勢臺省交  
薦遂以邵武令陟監軍僉憲關地寧遠寧遠在在海外孤懸東  
西間袁畧無懼意築城鑿濠屹狀重鎮貽書當路云不肖在  
寧遠長安可高枕而卧也甲子聞憂屢疏治喪不允時陞王之  
臣爲薊遼總督乞丁憂亦不許皆出柄臣獨見袁曰膽勝才才  
勝謀其後局未可定也

潘文龍侍御之室妬甚家畜二姬一割其乳亾一用針數百枚  
刺其首首脹如斗亦亾次年正室先患乳瘡繼頭脹疼不可忍  
遂亾侍御以此怏怏相繼卒妬婦所爲出人想外而冤業之報  
亦自不誣當今妬者聞之或可稍却

喬傲我暴戾執拗以攻淮撫為時局所推按淮時偶疾醫者入視喬方伏枕遽起揮拳毆之不可仰視醫倉皇不知所為少間匍匐請罪狀喬曰汝何罪汝貌酷類我叔叔我仇也見之不覺怒起毆叔非毆汝叔者無不絕倒

應甲入京一日而上十三疏皆攻東林詈淮撫者王紹徽素恨馮少墟先生故以應甲巡撫關中使殺少墟少墟果為應甲挫辱鬱鬱而死

王弘廷亦辛亥察典中人錚錚有聲尤不得于鄉其鄉人相傳王有異母弟與父各處父子交拜行賓主禮王每外歸父率幼子郊迎其輿人蜂擁而過如今兩院待守令者朕長安率為笑柄余聞而不信王與馮少墟相左鄉人袒馮者眾或故作語以貶之亦未可知也

關中馮少墟與王弘廷晉中曹真子與喬傲我各持幟登壇分門立戶其鄉人各阿所好互為標榜馮王居最邇終年不相接喬去曹七十里為鄉同年兩人相見喬輒恃氣忿忿幾至攘臂曹每避之如敵

王紹徽作點將錄以東林諸賢配水滸天罡地煞星進之逆奄逆奄付李朝欽收掌凡其所戍逮削奪皆按籍而求其後又有同志錄天鑒錄皆踵之而成者也紹徽故得驟任冢宰賀對陽編修苦心力學嘗以一念不起為宗壬戌出禮闈臥病請假未得時館中乞歸多囑人與掌院言之賀亦不屑繚倒枕蓐間殊自苦一日門生任希聲謁之譚及請假事任笑曰先生一念不起到底一事無成賀笑而頷之

賀附和溫體仁訾毀楊左不遺餘力崇禎十年給事中丁允



元劾之曰大學士賀逢聖凡有疏揚輒驕謂我爲之專事口  
角如汪應龍宵人也逢聖力爲推舉高攀龍左光斗業蒙聖  
鑒又加廢斥是非邪正顛倒如此十五年召至京見上唯有  
哭泣拜跪至數十不止別無建白上厭之命出一死差足晚  
蓋古今有正人而不爲理學者矣未有理學而非正人者也  
恩卹之濫未有盛于天啓初年子孫陳乞者紛紛不絕巡撫卒  
于任多緣以死事例魏廓園掌禮科事力遏之時有江右陳世  
虞爲其父子貞請卹而浙撫劉一焜應天王象恒皆以死事例  
得請魏抄駁之詞嚴義正人情痛快而請恩者與代爲請者皆  
恨入骨矣未幾魏敗陳乞復興

孫藍石掌院值二月例轉衆競推敲姚祚端徐吉兩人徐令渭  
南姚巡關陝皆有部下舊諛孫力爭之至與趙儕崔分背崑軍  
後姚不免孫怏怏不已及王弘廷起副院蔣澤壘離陝未一月  
輒外遷之人以此窺厚薄焉

余自癸亥初冬入都正值趙掌院轉冢卿孫藍石自刑部掌院  
鄭玄嶽自僉憲轉副院未幾楊大洪左滄嶼相繼轉憲至明年  
六月孫卒于都門高景逸入掌院事甫一月削秩戶部李嵩毓  
調轉一歲之間位置奕棋諸裏行僕僕迎送不暇蓋自黨與遞  
爭要人窺矚憲地如鶩歷數年後俱已布子着眼楊左卒賈禍  
端亦可鑒矣

吏科程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先期邀阮圓海入都  
阮爲人滑熟衆意欲推魏廓園左見衆心所向又欲移而之魏  
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尚邀魏廓園章魯齋陳崧  
月及余數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膈次日卽杜門拜疏托以終養

決去人情山川于今信矣

阮之去國魏廓園有本以龍酣戰文之鳥倦還詩一聯余初未信後偵知阮與章魯齋上公車時原結盟友章以鄒匪石發難阮以恨左種根兩人歎血首禍遂計誘傅樹立幟特疏參左魏兩人其借題在汪文言與援在權璫實則鋌而走險用以釋私憾也而天下事不可爲矣

董見龍重聽人呼爲董龔子以巡撫管屯田事屯田之制原以養軍法古者兵民合一之意董之出也領帑銀十萬自買民產估計交易又出種子牛犁之類市民耕種歲可收一二萬斛米其法幾倣皇莊狀以吏胥官皂驛遞支應并帑銀計之數不敵也而又一巡撫一主事領之其下同知佐領等官不計今人作事草草不顧體統不較利害大率若此

晉撫缺晉人尹同臯潘雲翼欲推其座師郭尚友時魏廓園掌吏科余適問晉撫事魏云晉人共推郭余謂此公云何魏以此公慣送書帕爲言余曰書帕未足定人優劣且今世界餽遺公行有以違俗爲高有以隨俗爲賢有自己潔而遺人不敢不厚有自己濁而遺人亦不肯過豐其才品政治當另于書帕論之獨不見杜征南之數遺洛中權貴乎魏不狀其說卒起難端郭後遷真定巡撫以去

謝鳳臯清修君子趙儕雀欲以晉撫與之余謂當事謝公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不聽陳思野論之言其大費圖謀與吏部夏繩北吏科魏廓園共相犄角陳卒取勝狀大費圖謀之言豈鳳臯本色

郭尚友後巡撫保定與巡按馬逢臯羅織趙夢白先生管其

子趙清衡甥王鍾龐各二十以報不推晉撫之怨蓋小人之  
驚狠者也忠節以憤送書帕爲言豈足以盡其人乎

劉彙山上封事有痛哭者十而同門友胡浮冶善笑章魯齋善  
大話余一日會諸公于座上戲謂曰昔唐衢善哭陸士龍善笑  
以爲兩人相遇必有一段光景今邊塵頗急止令彙山居左而  
哭浮冶居右而笑章魯齋居中講大話則敵自退矣一座絕倒  
杭之龍井非復宋舊昔蘇長公訪辨才處去今龍井尚一二里  
孫司禮不訪故地移建梵刹立秦少游碑記而名勝湮沒矣舊  
址爲李我存所踞竇淮南屢欲清之而止

西湖半爲豪右所割築園囿沼所存無幾合郡士民屢叩清之  
是時郡守李燁狀錢塘沈匡濟主其事二公身多隱隱未及清  
湖以計典去不知者遂謂二公清湖招尤實失之矣

我朝革中書制內閣初意不過備顧問而後遂專管絲綸職司  
機務與宰相名其實存神宗初江陵當國無小小事皆掌握六  
部取充位後以奪情起復犯天下公議一敗塗地沿至四明沈  
蛟門頗有機權又叢時議凡言者指江陵四明爲射的其後相  
繼入閣俱畏禍不敢任大略模稜首鼠圖幾番恩騰避事避言  
爲得計無論經國遠謨卽尋常贖贖也甲辰以後政盡歸于臺  
諫有虛言而無實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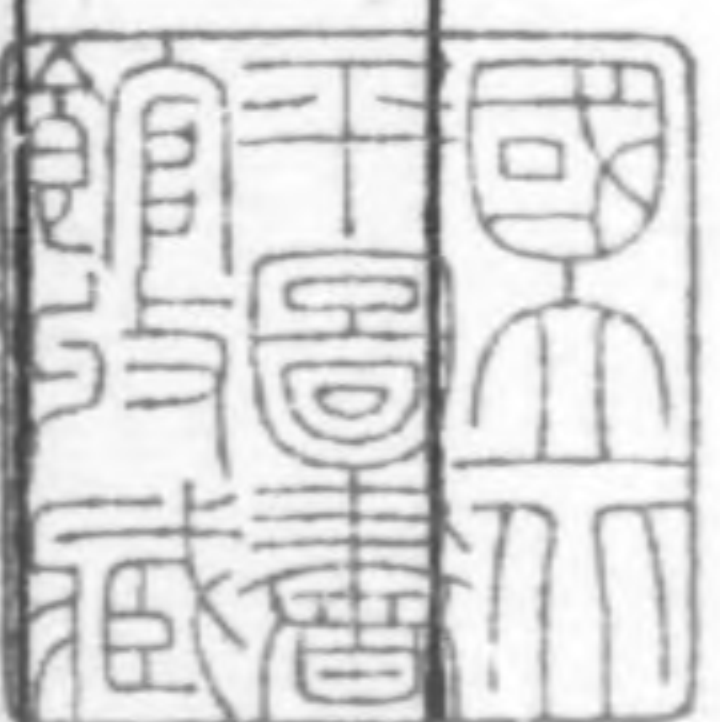
故事閣臣多用翰林狀我朝一二名相如三楊李文達張孚敬  
楊一清等俱從外入才猷政蹟灼爍在人耳目白衣鉢相傳隆  
萬數十年間便無一人廁迹而翰林諸公俱不作外官高者詩  
酒卑者聲色皆閉口藏身拜謁以時自可瞬息通顯卽當今典  
謨昭代聞見俱不及覽其餘邊情民社略不關心欲求相業宏

遠豈可得哉

枚卜之說從前帝心簡在多用獨知神宗晚年臨御絕稀羣臣罕得見面其機關全在傳燈而會推始末一二用事臺省得關其說稍有不可共擠去之如孫鑑湖不由會推一日內閣卽迫使去于是閣臣頗俛首于言官而國體盡矣



黃忠端公集卷之六終



書